

地氣水火皆有形 · 一筆一線都是情

鄭麗雲的藝術人生

文 / 白雪蘭 圖 / 鄭麗雲



① 凌波舞姿 91.5x153cm 2014 年

我創作的主軸是地、氣（風）、水、火，住在紐約經常看到大海，引我對彼岸的思念，使我對海洋依戀，在歐洲與美國見過的高山，不論稜線或山的結構、氣魄，都是我想要讚嘆的，而天空大氣變化萬千，火焰的炫麗光明，蘊藏其後的大自然能量都讓我敬仰不已。

鄭麗雲

前言

旅居美國紐約 32 年的鄭麗雲，2014 年終於在陽明山建立了工作室，腳踩臺灣的土地，更能積極地創作和臺灣息息相關的作品。因此發展出以花為主題的系列創作，及以臺灣山岳如玉山、大小霸尖山為主題的作品，2015 年又展現世界上獨特的山岳美景—冰山的遼闊剔透，冰河的清澈，再創另一番新的面貌。她自言身為女性藝術家，不論在美國或臺灣在以男性主導的藝術環境下，要更加的努力奮鬥才能斬露頭角。她有一段不美滿的婚姻，仍要獨力養育 2 個子女，她說：「我在美國吃盡了苦頭，要自己開卡車搬家載畫，為了畫大畫，從梯子上摔下來，脊椎受傷，開了幾次刀。」，一個人獨立完成人生的大版圖，她充分展現女性堅毅的個性。鄭麗雲曾在 1999 年和 2005 年於美國獲得藝術家研究獎金，從事研究創作，獨特的藝術語言備受肯定，她曾是美國的文化大使，在世界各地推廣現代藝術。作品廣被愛好者收藏，現在定居臺灣，與臺灣的人事物互動頻繁，創作情感更深入臺灣的風土人情。

兒時記憶

鄭麗雲 1959 年生於鶯歌，家族是貧窮的佃農，父母親為擺脫困頓的生活，曾到窯場工作，母親的工作就是負責在瓷器上畫畫，這是鄭麗雲接觸繪畫的初始。父親生性雅好文藝，所以到台北批書回鶯歌開書店、文具店，鄭麗雲小時候幫爸爸看書店，而飽閱西洋古典文學小說，如《咆哮山莊》、《茶花女》等等。



2

盛產陶瓷的鶯歌與家庭的行業，正好給鄭麗雲潛移默化的文化薰陶。她說：「每天上學的路上，我會看到好幾百隻狗娃娃在曬太陽，或是大大小小各式陶甕、陶罐正在曬乾。」。六〇年代社會結構改變後，商業盛行，家中的經濟好轉，鄭麗雲因學業成績優異，所以父親送她到台北念私立中學，又因為喜愛藝術，進入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深造，優秀的表現讓她畢業之後，

便入圍亞洲十大傑出才藝青年，但當時是以水墨畫類得獎，和現在以油畫為主題不同，然而東方的靈魂依舊存在她的筆觸之中。

留美期間的奮鬥

1983年鄭麗雲遠渡重洋至美國留學，隔年獲得華盛頓州立大學藝術學士（M.A.），1985年取得紐約州立大學藝術碩士，1994年又取得該校美術碩士學位（M.F.A.）。之

後在美國大學教書10年，從事專業繪畫。離開臺灣後13年，1996年於臺北市立

美術館舉行個展，當時參展作品獨特的刮線創作方式，給觀眾與藝術界留下深刻的印象。1999年和2005年獲選為美國傑克森·波洛克·克拉斯納基金會的藝術家聯盟獎，獲得實質贊助讓她得以專心畫畫。克拉斯納為傑克森·波洛克的妻子，她的抽象繪畫表現成就很高，但先生的畫名氣更大，所以克拉斯納的成就完全被掩蓋，甚至被視為先生的附屬風格，直到1969年才受肯定，得到應有的歷史定位。1984年克拉斯納去世，依照克拉斯納的遺囑，成立獎助基金會，就是贊助窮苦奮鬥的藝術家。兩次得到這份來自女性贊助的榮譽，讓她更感不能辜負這個獎項的真諦，更加努力創作成為專業的女藝術家。

② 鄭麗雲 2014年攝於工作室

③ 灑激美人 192x189cm 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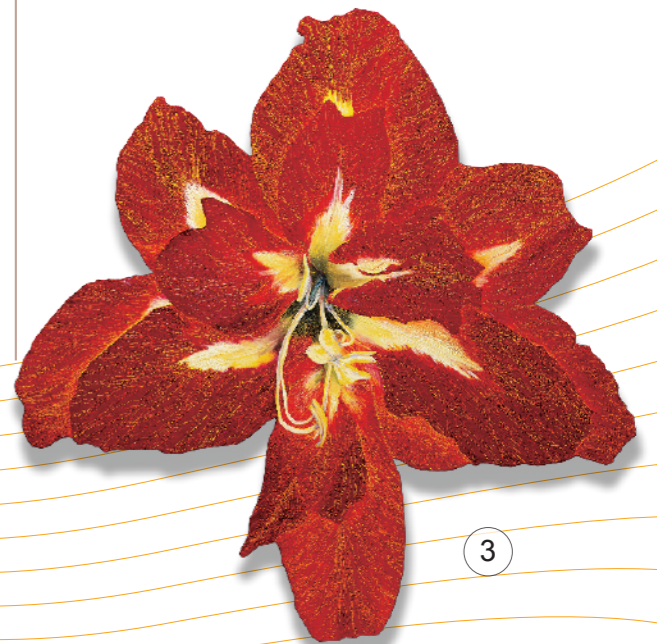
雲在臺灣與西班牙兩地創作，在西班牙對火山土壤深入的探訪，觸發她臺灣故鄉鶯歌陶瓷

窯廠的經驗。藉火燒土成為陶，陶器上釉再刮出波紋般的線條，在大型陶碗上的裡外劃出律動。她曾發表的裝置作品「冥想之室」，就是把水經由裝置，從天花板滴下來，依不同速度，滴下到不同的碗裡，久久才滴下的水滴聲，由聚光燈投射，在靜寂的黑室內，吸引觀眾的視覺、聽覺。這是結合水、土（陶碗）、空氣、和火（燈）等元素，相互衝擊而產生獨樹一幟的裝置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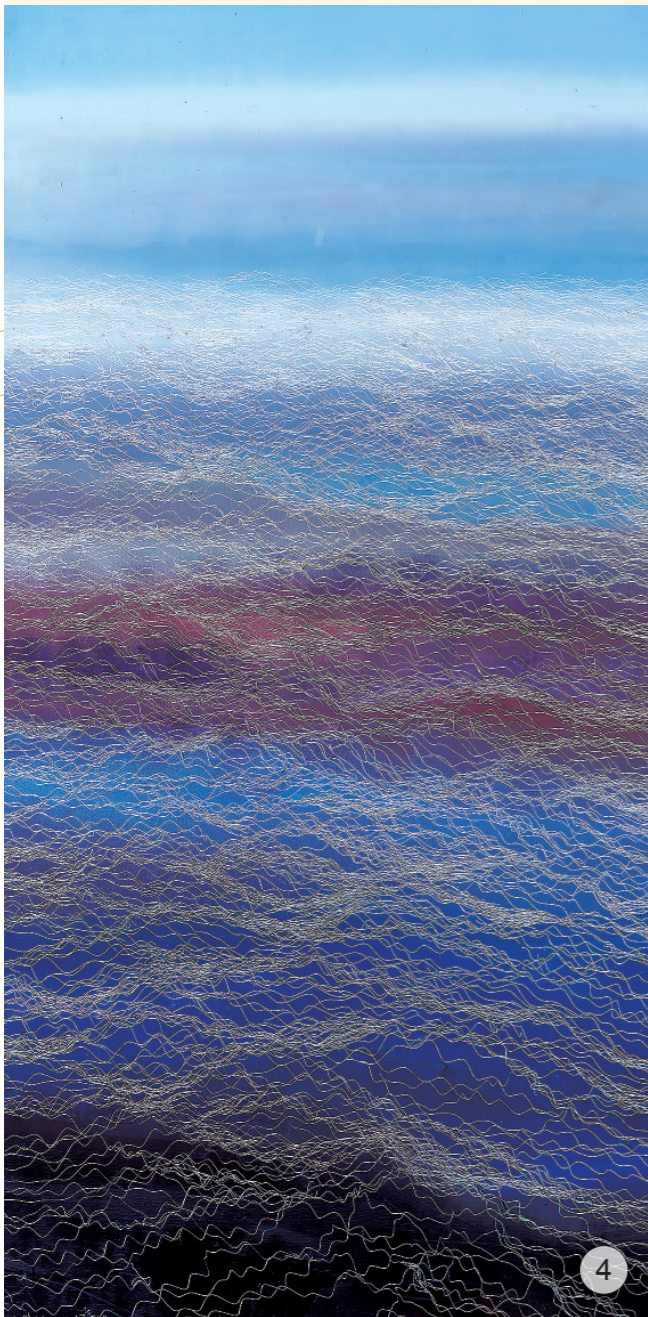
在心中烙印大自然中土地的氣勢與實在的質量；不懼婚姻的折磨，長期的奮鬥，終於2005年受當時美國的第一夫人羅拉·布希之邀，至白宮參訪，同時期的作品展示

美國文化大使

2001年鄭麗雲參加義大利佛羅倫斯雙年展，獲得繪畫米堤其「Lorenzo Il Magnifico」獎章，及海倫納盧賓斯坦榮譽獎章，體驗義大利的生活品味，豐富了她的視野。2002年她到西班牙北邊卡特濃那藝術村創作一系列作品——「大地」，在駐村期間，她登上高山，飽覽山岳風光，也深入了解火山土質地貌。1999到2005年間，鄭麗



3



4

④ 冰河 109.5x211cm 2015 年

⑤ 大地 50x60cm 2014 年

於 13 個美國大使館、總領事館，及世界各地重要的政府機構，包含約旦、馬來西亞、新加坡、奈米比亞、包貝多斯、波札那、菲律賓、香港、臺灣、丹麥及波蘭，成為美國聯邦政府的合約畫家。作品展示於世界各國的美國大使館，其中 3 件作品已是美國聯邦政府的永久典藏。2006 年被美國政府指派到非洲包茲瓦納擔任文化大使，考察當地的文化藝術，作品典藏於世界各重點美術館與私人收藏共約 300 件。

返回臺灣創作

自留學美國開始，就長期住在美國，但 1997 年後因為父親過世，為陪伴母親，開始常常回臺灣探親，在台時間雖短，仍慢慢接觸臺灣的藝術界。2012 年獲第一屆「畫家畫玉山」徵件比賽之社會組首獎，隔年決心返回臺灣成立工作室，最後選擇在自然環境最優美的陽明山上，實現了藝術與自然共生的夢想。2014 年她開啓主題性的創作，以花的形象為題，展名「似花非花」的展覽作品讓人驚艷不已。她畫出海芋、野薑花、杜鵑、蘭花等多種臺灣獨有的花卉作品，原本就愛種花的她，在陽明山家中庭院種植花木，景物抬頭就映入眼簾，花卉自然而然地成為鄭麗雲創作的靈感來源。鄭麗雲說：「在臺灣長大的我，對於大自然懷抱著一種深刻的親密感，兒時溪邊的野薑花，最讓我不

忘懷。」

於是 2014 年以臺灣原生種花卉創作的系列作品，在她獨特技巧的表現下，呈現豐沛燦爛的本土生命與韌度，贏得藝術界青睞，而獲得媒體許多報導，廣受好評。

地·氣·水·火

一直以來，鄭麗雲的作品運用西方宇宙論所認為世界構成的四種基本元素—地、氣、水、火為主題，她善於捕捉自然界雲與海，山與火的各種色相和意象，帶領觀者投身廣袤的宇宙大氣，感受其中的騷動與自

由，探討自然中維妙維肖的變化；地氣水火雖是西方的主題，她卻是以東方的精神來詮釋，為何以地、氣、水、火為創作題材？她說：「我常被造物者的力量震懾，並受東方哲學敬天愛地的思想影響，面對大自然，我感覺到人的渺小，也學到必須無私、包容與付出。」，因為體會人的渺小，對山對海更加敬畏，所以她筆下的山岩特別雄偉，她油彩下的大海內蘊無比澎湃力量。

然而為什麼用減法刮除油彩呢？向來油畫是將油彩不斷堆疊上去的，自 1993 年還在紐約大學的時候，鄭麗雲便在中國書畫

5



及西方油畫的基礎上運用變化，用畫刀或筆在未乾的油畫顏料上運用「減法」刻出一條條細膩的線條，線條作為作品的主要符號，一筆一線如自己的意志一般，細膩綿延如鐵線，在整個畫面恣意起伏交錯，線與線的交織為視覺帶來了韻律與明暗；內層與外層的交錯是類似素描，也是色彩，這樣的風格持續發展至今快 30 年，成為鄭麗雲獨特的藝術語彙。而透過線條的長短、方向、粗細以及色彩變化所形成的地、氣、水、火 4 種自然物質現象，不僅讓她的作品顯得豐富可觀，同時也兼容了東西文化的宇宙思想，形成她的宇宙觀。

水

鄭麗雲作品的主題是西方宇宙論的四元素—地、氣、水、火。最令她感興趣的是水與火這兩種無法被駕馭的元素。水可化為暴雨、洪水、海嘯；火則從小火柴到地核熔岩都似乎離不開毀滅。

以她最著名的「水」系列來說，鄭麗雲的水承載著來自島國的文化基因，也是對故鄉的情感投射，而海水瞬息萬變的色彩，在太陽不同時刻、不同天候甚至不同地域的狀況下，也會有不同的光線反射。而鄭麗雲正

是擅長於在靜止的畫面中，表現水波不斷律動的效果。

火

鄭麗雲說：「火之於我的畫，可以是灰燼是落寞；也可以是暴烈怨恨的意象；更可以是動感的音符；點燃生命的能量。」畫家在經歷一段苦難災變，與父親生離死別的衝擊之後，有透視人生真諦的智慧出現。鄭麗雲「火的系列」就是這種大徹大悟、浴火重生的能量表現。火的作品展現了她的純真、多變、騷動、熱情。這些情感都在作品的外緣表現，可是作品的內涵卻說出了宇宙的元素。

氣

她也畫宇宙星空，大氣中繁星飛過，這是上帝的「法則」或是中國的「道」，是「科學」還是「神話」？鄭麗雲畫出了一種支配宇宙一切的力量。讓我們感受熟悉及無知，似是與生活非常相近，然人類卻無法左右。她的作品把大家知道的與不知道的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感受到卻摸不著。

地

鄭麗雲創作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去除法，從暗色表層中以尖筆刻刮出有深度的流轉的線條，靈活穿梭於畫幅之上，讓底層的

淺色露顯於畫面，就像具有和諧韻律的素描筆觸，交織出更清晰貼近實景的作品。她也會以千絲萬縷來表現臺灣高山不同的風情，談起她處理作品中的線條時，她說：「當我面對事先準備好的畫布（預設的圖形），塗上一種或多種色彩當基底，待色料完全乾了之後又在其上塗一層較深的色面，像文藝復興時期製作濕壁畫的方式，趁最後一道深色顏料尚未乾透的時刻，埋首在一個範圍內，一塊一塊地刻劃著交錯起伏的線條，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

這時她完全沒想也完全忘了她畫的主題，是地表綿延起伏的山巒？是宇宙流蕩瀾漫的大氣？是波濤洶湧的大海？抑或一望無際的汪洋？還是烈焰沖天的熊熊大火？就像修行在當下專注同一個動作，沒有雜念。2014 年所創作的臺灣大、小霸尖山，鄭麗雲省去了山脈的樹木、草石等細節，用色彩僅僅呈現山脈的形勢如山谷、平台、稜線；加上線條由外而內，逐漸聚攏的手法，給觀者強烈的



6

視覺印象：最後再順著山勢引領觀眾欣賞照耀的光線，在山頂似乎存在著靈光，讓山有神聖莊嚴的氣象，讓整體作品富有戲劇效果。

近期鄭麗雲會結合海與天空，山與冰河 2 種元素在畫面上，畫海洋畫高山，常用巨幅尺寸作品來揮灑，這種大規模地一次一次在畫布上的刮劃，需要力道需要耐力，就像

⑥ 綠色山脈 162x130cm 2015 年



7

⑦ 黃金山脈 14.5x144cm 2015 年

是澎湃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的迸發，內心激動澎湃，也感染觀賞者。在 2014 年的 Art Taipei 的個展「一線一念」中，首次發表的「臺灣百岳」系列，引起觀眾全新的感受與迴響。臺灣百岳中的玉山、大霸尖山，是她返鄉擁抱大地的系列創作對象，對於一位海外遊子，見過各地的大山大水，臺灣山岳仍是非常執著熱愛。她以她獨有的技法與材質來作新的詮釋，她在油彩上增加銀箔、金箔，製造出立體凹凸的感覺，表現高山岩石地質的肌理，視覺上不同於平面的作品。

鄭麗雲的創作主題環繞在水、土、風、火，作品中呈現這些自然元素的各種面貌，例如海洋從清晨到黃昏的表情；蝴蝶撲向火焰的熾熱之心；大氣中的繁星點點，她似乎深知水與火的情緒，感受空間的無垠無涯，透過不斷的滾刷、刮除，以及線條聚散之間的拿捏掌握，不論是參天的山脈，或是浩蕩的大海，都在她的尖筆與刮刀下形成別具巧思的獨特藝術風格。

似花非花

花，歷經了美好的循環，生命的過程轉瞬即逝。鄭麗雲將花譬喻為人生，從萌芽到凋零的過程，宛如人的生命週期，同時傳遞了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不管是藝術或是文化，東方或西方，女性與花卉向來有著強烈的聯想意涵。鄭麗雲曾撰文說到：「追溯藝

術史，甚至是整個歷史上的女性，向來是被男性沙文主義所宰制下的『她者』，她們的思想、行為被束縛，化約為男性的一部分。」

回顧一些曾經給予鄭麗雲創作力量的女性藝術家們，她們勇於從男性單一專制的審美眼光與文化鎖鏈中掙脫，終而在藝術史中發光發熱。她們就像美麗、自尊又有生命力的花，值得欣賞崇敬。鄭麗雲以不同的花種向這些女性藝術家們致上無限的敬意。其中有著鮮紅色的朱槿，象徵女性藝術家卡羅 (Frida Kahlo)；跳舞蘭為義大利巴洛克時期女畫家—阿特米西亞 (Artemisia Gentileschi)；柔美的三色堇是感性的美國女畫家歐基芙 (Georgia O'Keeffe)；杜鵑代表波洛克的夫人克拉斯納 (Lee Krasner)；蜘蛛造型的君子蘭象徵布爾喬亞 (Louise Joséphine Bourgeois)；而仙履蘭為鄭麗雲自身的象徵。其大肚外形意指女性的包容力，以盛開的花朵向藝術家們致上敬意。鄭麗雲表示：「花的花蕊由數個雄蕊圍繞著雌蕊，雌蕊象徵的是女性的力量—獨立、堅強地生存在由男性主導的世界中。」

她筆下的花卉高雅而具有生命力，花瓣頑強地綻放開來，如同女性堅強的意志，她們想突破社會既定的審美眼光與文化鎖鏈中掙脫，追求心靈自由，如同花朵一般，散發美麗而堅韌的光芒。過去她常以遠眺方式看大山大海、大氣（天空的雲），2014 年

以近距看臺灣的花朵：拖鞋蘭、三色堇、陽明山的杜鵑、海芋都是對象。是對臺灣的情感，也向世人呼喚多重視女性的努力。花系列也是鄭麗雲打破地水火氣系列的界線，甚而突破油彩畫布的框架限制，讓花系列作品以花卉外型取代方型畫布，融合一貫的繪畫符號創造出繽紛的花卉世界，是繪畫與雕塑的結合體。燈光下光線將花的身影拉長，搖曳著花形剪影，增添了花朵絢麗多彩的姿態。

變與不變

鄭麗雲在30年的創作旅途中，一次又一次地尋找新的創作模式，企圖以作品表現藝術的多變可能，從自然與自我對話中找到和諧與表達，一個系列一個系列都在蛻變之中：不變的是她筆下交織的刻線，使畫面具有深度與立體感，所有的起點都會有完美的終點，所有的終點同樣暗示著積蓄已久的新起點。鄭麗雲作品中另一個令人讚嘆之處在於她在畫面上所顯露的「靈光」，不論是海水的波光，火焰的閃光，山巒的曙光，抑或是雲朵旁的天光、星河的幽光，鄭麗雲作



品中的細微光芒神秘而又迷人，代表著無窮的希望，這也是她不變的心中之光。

總論她的作品除表達對自然敬畏，也傳達造物者的奧妙，透過影像器材對於大山的形象、植物、岩石，都能有很細膩的影像取得。促使她以新的視角技法與材質來作詮釋。她的畫布不拘泥傳統尺寸，而以山的形

狀呈現稜線，在油彩上增加銀箔、金箔，閃爍光芒，製造出立體凹凸的感覺且色光交映，不僅表現高山岩石地質的肌理，也在視覺上突破平面的作品，增加豐富性與媒體的趣味性。

後記

「一座大山代表一個人，多彩多姿生命大地圖，有時陽光普照，有時灰暗無光。但就像在兩極之間的灰色地帶，卻是人生發揮創意與努力奮鬥產生價值的部分。」

鄭麗雲這樣說著，她的人生從小到現在，有許多挫折傷害過她的心靈，也傷害過她的身體，她總是能正面迎對通過考驗。過度的工作讓她有病痛，但是面對畫布，面



對創作，她總是頭腦動不停，有很多的想法和企劃；令人更佩服的是她的執行力很強，從紐約到臺灣建立一個工作室，把紐約的家與全部作品搬回臺灣，她說做就做，絕不拖泥帶水。我們看到藝術家為追求突破的努力，就像她的人生不作等份分割，有直式波線，也有橫式浪紋，面積不同，也可各自成為一獨立作品。全幅呈現宛若人生的起伏有高有低，時在巔峰時在谷底；有繽紛色彩，也有灰階的呈現；拼圖式的呈現帶給觀者不同的視覺效果，與富含人生哲學。鄭麗雲的創作與人生都有可議論性，然而鄭麗雲

帶著優美、柔和的藝術語彙不僅給觀賞者在當代藝術創作品之間產生了獨特的印象，而且在鄭麗雲的作品中，除了呈現了視覺的優雅，更在觀賞移動的腳步中，發現千變萬化的光澤後，得到心靈的共鳴。作家湯瑪士·海卡（Timothy Cahill）形容鄭麗雲如五代之畫家荆浩，除了寫實更在畫布上展現自然的現象，並透過形與氣的交織，尋找心靈的力量。鄭麗雲將對宇宙的敬畏轉換成創作的泉源，將她的感動轉換成顏料及筆觸，呈現出獨一無二的品味。

⑧ 星河遙望 152x152cm 2014年

⑨ 野薑花傳奇 130x162cm 2015年